

三松堂集

三松堂集目錄

卷一 策問 表 序 共十九首

對策

丙午科貴州鄉試策問

代閩省紳士謝蠲復地丁表

謝蠲免漕糧表

丙午科貴州鄉試錄序

感應篇序

支遁集序

送舅氏汪愛廬先生之來安序

徐大臨說經筆記序

汪詡菴漱霞軒詩鈔序

張青在寒坪詩鈔序

董掌衡詩序

墨準初刻序

墨準二刻序

墨準三刻序

墨準四刻序

嚴道甫詩序

梁野石稗記序

徐西澗同年詩集序

卷二 序 書 題跋 共二十三首

錢湘舲閣學詩序

水雲笛譜自序

青浦圓津庵僧靜遠詩草序

弟畏堂聽雨樓詩稿序

王敬輿觀察詩序

吳江徐氏詩集序

汪蓮亭水部詩稿序

錢槃溪詩序

范芳谷江行記程詩序

繡墨軒詩序

吳中女子詩鈔序

顧曉瀾經驗方序

與吳竹橋書

書王文成高忠憲兩公手札後

題黃石齋先生書周忠介公墓碑後

書吳太僕札徐巡按揭後

書宋文恪公募修大道疏手稿後

中和道院碑記跋

題藏經殘字冊

書尊聞居士集後

書白紫清真人墨蹟後

施真人像題詞

爲葉鳳梧住持題崇真宮祖德卷後

卷三 題跋 共二十七首

題張魏公書後

題劉穆父書顏魯公書後

跋范忠貞公獄中詩

題張仙圖

袁氏文徵明八札跋

跋董華亭尙書畫

書吳畱村制府品硯圖後

仙山樓閣圖題跋

跋大汕和尚白描摩詰問疾圖卷

沈石田東莊圖跋

題明少司寇王元珠山水長幅

題張蓼匪畫幅

題費西塘給諫奉使冊封琉球圖冊

明宋克書七姬權厝志跋

跋姜貞女桂寫生卷

單太君七十壽言跋

題倪節母沈孺人傳後

靜春齋翰墨跋

題明毛貞甫贈別卷後

陸氏先世誥敕跋

題饒介之卷

跋楊金獻四書題解

題梁山舟書王荊亭通副墓誌後

明廣東布政使汪來虞先生像跋

三才集
先祖閒齋公研說齋遺文跋

題與畏堂書簡後

題陳葑洲中丞夢禪小影冊後

卷四

記 傳 墓志 雜著 共三十五首

蘇州府城隍廟重脩碑記

重脩三茅君殿記

重脩畫禪寺大殿記

重脩北禪寺碑記

重脩吳越廣陵郡王墓記

錢氏家祠記

三泉亭記

歸硯圖記

省墓記

重修鳳形五世祖塋丙舍記

歙縣大阜村重修宗祠後廊記

女孫敬之權厝記

陝西乾州州判錢獻之傳

樊處士硯雲傳略

駱翁西庚傳

陸舍人甫元傳

汪文藹傳

張貞女傳

族祖姑王節母傳

孝女王素孝子王如松合傳

贈光祿大夫禮部尙書金公墓誌銘

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宋君墓誌銘

瞿君遠村墓誌銘

例授文林郎庚子科舉人揀選知縣陸君墓誌銘

貞孝陸母宋太宜人墓志銘

節孝程孺人墓表

吳母章太宜人墓誌銘

從弟奕興墓誌銘

汪蓮亭哀辭

陸甫元哀辭

擊壤辨與韓旭亭

示祁甫二孫

鐵簫銘

自題白描獨立小像

方竹杖銘

三松堂集卷一

吳縣潘奕雋榕皋

對策

臣對臣聞古聖王之建極綏猷而誕受多福也必本惟精惟一之傳而後足以敕幾而安止必深有翼有嚴之學而後足以熙載而奮庸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蓋自五帝三王以來異治而同揆殊代而合德也是以一人端拱於上本昭事以大翕施簡真才以宣德化其運量無所不周而精神無所不貫天休滋至而鑒觀求莫之必懷也官

方澄敘而大法小廉之必飭也文治光華而黜浮崇雅
之必訓也民風淳古而旌善癉惡之必力也當重熙累
洽之時彌切制治保邦之計順命以創制保泰以定功
天人協應福祿日來卷阿獻鳴鳳之歌葭茁有騶虞之
瑞是豈能以文具致哉蓋惟健行不息深宮有兢業之
忱而百職無曠官之失惟設誠致行明庭有敦本之治
而四海覩風俗之同上考唐虞下稽湯武所以永保鴻
名而常爲稱首者道莫不由此欽惟

皇帝陛下溥博如天照臨若日道隆繼述光彪炳乎八
埏化洽生成澤橫被乎四表固已神人禔福中外乂安

天工人代百職咸遵欽若之忱俗美風清士民均沐昭明之治矣乃

聖德淵冲彌深採訪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格天之道察吏之方文體之所以醇治教之所以盛臣自揣迂疏至愚極陋細流土壤何補於河海泰山竊慕古人先資拜獻之義敬承

清問敢竭愚忱條次所聞以仰副

高深於萬一伏讀

制策有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仲舒之學原本春秋而因以究術數之失探感應之原臣惟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亦曰誠而已仲舒三策挾往來通復之機其理最純然而其學之失或流於識緯其弟子呂步舒已有譏其非是者今讀其書有曰吾人精意與上天流通而往來相應可謂善言天者矣然而言天而不言誠猶未盡天之道卽未盡格天之理也中庸之言天也曰不貳其言至誠也曰可與天地參人君代天理物與庶官億姓不同則夫洗心藏密自有本原所謂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誠不外

聖訓所云以實不以文爲獨契乾元之體也易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無妄者誠也言

先王能以無妄之體合撰

清甯故能上承天眷下庇羣黎也然則闡於穆之蘊窺
符合之原推測之說洵屬游移而默契之原可以微悟
已

制策又以君咨臣儆著美唐虞而因以推考課疏密之
由綱紀肅清之治

臣

考虞廷三載考績五載一巡守羣

后四朝則又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
又六年王乃時巡以明黜陟而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各
正其治受其會既詔以廢置矣而大計誅賞又以三年
帝王舉典疏密相參損益雖有不同而因時調劑之心

一也三代而下考課之法漢最近古六條之設大概以
鋤奸去莠爲主而西魏六條則又旌善簡良之意居多
他若荀悅之四考元之五事俱屬察吏之良法而克宅
克俊則惟立政所云迪知忱恂一語盡之夫上賢以崇
德簡不肖以黜惡甄別之深心也公爾忘私國爾忘家
則在庶尹之自盡也

聖天子加意臣鄰外內臣工宜咸知所自奮矣乃察吏
非不嚴而貪墨未盡息鋤惡非不力而縱佚者時聞甚
且上下彌縫就輕避重是豈立法之未盡善歟抑大吏
之所以表率而整齊之者猶未忘乎徇私之見歟宋韓

琦有言公忠之念人人有之患在持之不力耳夫持之不力者徇私之見勝之也祛徇私之見而力挽頽風是惟在乎大僚之求無忝于夙夜而已矣詩曰嘉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大臣正直而小臣比周未之有也

制策又以言爲心聲而欲收得人之效惟在絕背道之文此誠振興文治之至意也王制詩書禮樂分教四時文與行並重故古之人德蘊于中而文見于外一矢口而性情心術俱于此徵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之不端而欲言之粹然無疵得

乎我

皇上釐正文體

欽定四書文懸爲正鵠而清真雅正之訓又屢行申飭
然而操觚之家尙有勦說雷同艱深怪僻以希倖獲者
果何由而收得人之效耶夫教之不豫則取之無其人
取之不審則所爲教之者又不足信昔歐陽修知貢舉
黜劉幾之險怪一時文風翕然丕變故求人于今日非
教之未盡善爲足憂惟取之或不審爲足患是在司衡
文之任者仰體

聖天子作人之意撫拾浮語者屏勿庸裁割陳言者斥

弗錄以道衡文由文觀心則庶乎登進之士罔非端碩
之儒擯黜之徒靡有遺珠之怨賢者登庸不肖者愧厲
而文運其日昌人才其日盛乎

制策又以風俗爲教化所蒸而欲期於俗返敦龐民無
邪慝此誠愛養元元之至意也

臣

稽古聖王之教民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性齊八政以防淫其不率教者則移
之郊移之遂終身不齒又其甚者則誅無赦先王爲此
非忍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而成吾治也故奸
民者法之所不赦也然而懸賞格敘超擢則不肖者邀
功或反累良善矣無能者避過又坐失渠魁矣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拓地數萬里地大物博爲治之道視古爲難比者匪徒邪教尙未悉除去莠養苗致煩

聖慮

臣

以爲制治貴探其原而除奸貴乎其豫督撫受

旬宣之職牧令有撫字之權不止其奸奚以稱旬宣也不除其患奚以稱撫字也好生患作而求所以止之除之之方此非遏惡未萌起化微渺之意也然則有治民之責者宜何如黽勉以仰副我

聖主懷保之盛心乎凡此者天德備而亮工握其原吏治隆而百僚奏其績多士致師師之頌羣黎歌皞皞之風而要惟在

皇上以聖不自聖之心致治益求治之實所其無逸行之以忠斯道高而恩厚德盛而化神陰陽和風雨時羣生殖萬民遂上咸五下登三我

國家億萬載無疆之福基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

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丙午科貴州鄉試策問

問聖人之學本心法爲治法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所以成聖功紹道統也我

皇上聰明天亶懋緝熙敬止之傳定仁義中正之極誠未易窺測於萬一矣粵稽執中授受肇自唐虞孟子曰堯舜性之周子曰性焉安焉之謂聖言聖根於性也孔子集聖之大成乃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豈亦由性而發歟夫主靜立極聖人之全體大用而程子教人只言主敬其旨果有異同歟仁何以有心德愛理之分誠何以有天道人道之別仁統四端誠兼四德其

理之具於人心者同歟異歟若夫聖與天道相合無間
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念終始典於學然則聖學
之純亦如於穆之運於無心歟或卽聖之所以希天者
歟下此希聖希賢自當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爲標準
然必如何敦志實踐乃能蘊爲德行徵爲事業而不流
於高談性命者歟其各抒所見以對

問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
教也

皇上稽古右文敦崇實學彙前人未定之論歸於一是
俾諸家皆有所折衷聖經垂訓不誠千古爲昭哉案易

有二體陰陽是也互體卦變之說昉於何時陽爻自七至九陰爻自六至八而獨用九六不用七八者何故書有古文今文論者多疑古文其亦有疑今文者歟書序出孔壁馬鄭謂出自孔子或以爲史氏舊本朱子以爲非是宜何從耶詩有六義風冠其首周南何以不及周公召南何以多述召公詩序之作諸說不同朱子詆小序而作集傳何所據依歟春秋何以名書三傳之說互有得失孰爲得聖人之旨春王正月先儒之說多矣孰爲甚當周禮獨闕冬官後世以考工記補之補之者誰歟儀禮爲禮之經禮記爲禮之傳論者謂儀禮有五可

三才圖會 卷一
疑禮記多出於漢儒皆能言其義而別白之歟其備述
所聞以覘夙抱焉

問史以垂信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史以記言行夏殷以
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外史御史分掌
其事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可約舉歟古今史家不恆厥
體唐劉知幾作史通謂流別有六今約而論之不出編
年紀傳二體顧紀傳祖尚書或本於史記編年祖春秋
或本於左傳其人可確指歟夫自二體分行各有擅長
未易論以優劣惟是編年詳於一國治亂之事紀傳詳
於一人善惡之跡後世當何所宗歟至於祖述春秋秉

予奪褒貶之公爲千古編摩師法者何書也何謂三長
何謂三等何謂五難正史之外自爲一家者名目繁多
體制不純其足爲正史之採擇者可悉陳歟今

國史一書隨時纂緝

皇上特命儒臣詳稽實核據事直書期於瑕瑜不掩名
實相符誠春秋筆削之微旨也諸生蒐討信史論列古
今必有原本卓識之士盍詳言之

問設吏所以治民安民莫先察吏載稽往冊卓行可師
者史記五人前漢書六人後漢書十二人能臚列其姓
氏次第其政績歟農桑以足民食庠序以興民行積貯

以備民災保甲以弭民害良法美意具載簡編果何道而法古可以宜今惠民不至厲民歟周官六計弊吏漢以六條察二千石立法尙簡魏明帝令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杜恕以爲具文無益將爲治固不尙煩瑣歟唐制則核以四善別以七十二最善最相乘差爲九等將因時制宜詳略固各有當歟抑綜覈名實惟在爲大吏者之公忠體國歟我

皇上整飭官方勤求民瘼於

京察大計之年

訓飭所司實力奉行其才堪卓薦者量材陞用以示鼓

勵蓋以知人之哲安民之惠法至備而

恩至渥也膺民社之寄者宜何如奮勵以仰副

聖心下慰民望歟多士學古入官留心經濟其剴切陳
之母隱

問喜起賡歌肇仿虞代風騷遞降各著鴻篇蘇李爲五
言開始柏梁爲七字權輿朔所從來其體皆自三百篇
出可得而悉數歟建安諸子風格各殊六朝以還漸趨
華縟說者謂諧和聲病已開唐律先聲信歟唐初子昂
曲江首開風氣至于李杜遂臻絕詣其間先後扶輪不
乏作手能舉其最著者歟宋金元明風會不同趨向亦

異孰爲正聲孰爲別調孰爲大家孰爲名家能別白而臚列歟明七子言詩自謂追蹤漢魏盛唐當時若李夢陽何景明輩果能駕宋元而上追開寶否也夫詩以道性情必原本忠孝根柢風騷若李杜韓白之于唐蘇陸之于宋乃能當大家而無愧我

皇上文思天縱鴻章鉅什集千古之大成

御選唐宋詩醇

頒行海內已久諸生溯風雅之淵源誦

聖人之制作必有奮勉興起和聲以鳴

國家之盛者願以心得者著於篇

代闔省紳士謝蠲復地丁表

嘉慶元年

欽惟我

皇上

治洽重熙

化成久道六十年漸仁摩義惟日孜孜億萬姓食德飲和難名蕩蕩偏災偶被賑卹頻加

大慶豐逢蠲除徧逮凡在含齒戴髮靡不浹髓淪肌茲當週甲紀年舉行

歸政鉅典預霈

恩綸重敷

闔澤丕承丕顯普天仰

謨烈之垂重光重輪率土際勲華之盛迺於萬方送喜
之日轉

厘一夫不獲之心

容保無疆

誠求單厚納總納秸停轉運于神倉生粟生金酌盈虛
于部屋憶昨歲歡臚童叟既積年之民久全除慶新正
典軼唐虞復大地之丁錢普免遐方共邇甸齊霑新課
與宿逋並豁爲念邊方道遠特于隔歲

綸宣

睿慮周詳

湛恩汪濊維

皇斂福用錫福以敷民與物皆春更先春而布令在羣
黎待

澤于下何敢希

恩外加

恩惟

聖人藏富于民真不惜損之又損涵濡倍渥銜戴彌深
臣等身依南紀心拱

北辰荷生成于世世暖逐粉榆沐

膏澤于年年歡騰江海

謝蠲免漕糧表

嘉慶五年

欽惟我

皇上

治洽重光

道隆繼志

體元立極
埏埴共樂
春臺食德
飲和中外
咸登化宇
禮成

升配因深
祭如在之
誠

慶溥推

恩用體視
如傷之念

隆施周溥

孝治旁通爰

申命以迓庥迺

辰告之不播樂其樂而利其利仰怙冒者本

盛德至善之不能忘宅爾宅而佃爾田

軫痾瘵者統四海八荒而罔弗逮

深仁厚澤六十年以前之冊籍銖粒全蠲髓浹肌淪億
萬姓恐後之輸將追呼頓免納總納秸

念儉嗇於三農生粟生金

厘艱難于下戶凡寤寐未敢冀之隱衷皆

聖主宵旰無不周之至慮從此室家饒益多祿多忝罔
非

帝力之存俯仰寬閒餘一餘三皆出

皇恩所賜涵濡倍渥忭戴彌深

臣

等心拱

北辰身依南紀沐

龐恩之普被感切粉榆仰

大澤之覃敷歡騰江海

丙午科貴州鄉試錄序

乾隆五十一年歲丙午直省鄉試屆期夏五月禮臣以貴州考官請奉

旨命

臣蕭九成

爲正考官

臣潘奕雋

爲之副竊

臣

吳下

庸材學識淺陋由乾隆三十四年進士蒙

恩特授內閣中書充四庫全書分校本年陞任典籍

京察引

見奉

旨准其一等加一級

天恩優渥報稱無由茲復承

恩命畀以衡文重任撫衷悚惕莫可名言謹與

臣蕭九

成星馳抵黔悉心校閱凡二十晝夜得士如額旣撒棘
錄其文之尤粹者恭呈

御覽

臣

例得綴言簡末竊惟

國家之所以取士者文也士之所以報

國者不得徒事文也徒事於文文必不工故曰言者心
聲觀其文亦無不可識其人也維黔地處南服枕楚引
滇襟帶蜀粵其山蟠固而幽峻其水紆折而清漪士生
其間秉山川之靈無耳目之誘一室咏歌希心往哲當
必有能自樹立不苟因循畜道德而能文章上應

盛世光昌之治者又况

聖天子文思廣被久道化成雖荒陬僻壤數萬里而遙從古聲教所不及無不有以通其性情同其好惡養之教之不異郊圻之間成均之近安得謂黔在數千里之地涵濡化澤百數十年人材或遜讓他省哉易曰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韓愈之論文曰養其根俟其實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夫惟立其誠而後植其根植其根而後有其實有其實而後敷其文庶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彬彬爾雅之選也黔之風俗淳樸簡靜無一切輕儇靡麗之習其於詞也或質勝

於文若其見理明確有所發揮原本經術文質相宣者亦往往而不乏

臣與臣蕭九成恪遵

聖諭敬慎別白惟擇其規矩先民謹守清真雅正之訓不失聖賢立言之旨者登之因其文之不務乎時趨徵其人之克懋夫實行他日者以其有體之學出而爲有用之才庶幾篤實務本爲守兼優克副

聖主棧樸作人至意是則臣區區微忱所願與多士共敦勉於無旣者歟

感應篇序

有感必有應其言載於六藝者甚詳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記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傳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感應之理燦然確然不得藉口果報之說儒者弗道以自便其私也然經籍所陳人或習焉不察未若茲篇專言感應深切著明便民易曉也吾鄉惠定宇先生向有箋註自言雍正初因母疾禱于神發願註感應篇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有間以爲是書乃古修真者述太上之旨而爲

之尚德者用茲無悔乃君子之光背義者以此思憂實
小人之福文義古雅學者稱之而童蒙訓詁領會爲難
癸丑春三月沈子我愚過余齋頭出一編見示曰是亡
友韓君 所註易贊之日稽顙見付往來于心久矣
今思開雕以踐宿諾藏諸家塾爲童子夜課庶幾先入
爲主少成若性乎余讀其書簡切明當善者行之可以
擴充其固有之良其不善者觀之亦可以稍戢其逞私
悖德之念我愚是刻爲益于世匪淺而其久要不忘好
善無已之念爲尤足多云因欣喜而爲之序

支遁集序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東晉時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
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與謝安王洽
郗超孫綽等相友善郗嘗謂林法師神理所通元拔獨
悟數百年來紹明大道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注莊子
逍遙篇衆咸歎伏來吳中立支山寺今支硎山有放鶴
亭相傳爲道林放鶴處也後投迹剡山以晉太和元年
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餘姚鵑中春秋五十有三梁會
稽沙門慧皎輯高僧傳云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
于世今時海內藏書家當必有全本而吳中未見有存

者此二卷爲明嘉靖中禮部員外郎吳郡楊儀臧本支
硯山麓吾與庵僧寒石鈔付剞劂請序于余余觀晉王
坦之傳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
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
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又涼驍騎將軍
呂光見鳩摩羅什年齒尙少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不
受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心恒疑之以爲
釋也何以稱道及讀史記老子列傳及慧皎高僧傳而
知釋與道其始非有二也老子傳老子修道德以無名
自隱爲務居周久之見周德衰去之關關令尹喜曰子

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劉向列仙傳云與喜俱之流沙之西又高僧傳明帝夢見金人因傳殺言遣人至天竺求佛法遇攝摩騰自流沙入雜帝加賞接築精舍處之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佛法之行於中國自此始嘗竊論之老子之流沙後彼土秀挺穎異之士必有得其傳者彼所謂金人當卽道家崇奉元元之意後之學者轉相授受時代旣遠論說日繁支派各判名號遂殊故釋與道非有歧也其歧焉者皆其徒也今之釋不復有道稱有禪門宗門律門而北方有黃衣僧青衣僧之別則歧

之中又有歧焉者殆亦如吾儒之學源遠而流益分者歟道林爲釋氏所宗今讀所著大抵脫塵滓尙元同與老莊無異其所云常無爲而天下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皆老氏之旨也其詠懷云涉老哈雙元披莊覩太初俛欣質文蔚仰悲二匠徂則其所得固已自言之矣寒石寄迹沙門頤情風雅所爲詩亦條然有出塵之致宜其于支公嚮往不能已也集分上下二卷計詩十八首書一通銘讚十四首案高僧傳遁所著尙有釋矇論卽色遊元論聖不辨智論道行旨歸道誠等篇俱未入錄今亦無從採輯云

余誤此序信者蓋寡既閱後漢書襄楷傳而有以自信也楷之言曰或言老子入西域爲浮屠唐章懷太子賢注曰或言當時言也浮屠卽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然則後漢時卽以老子爲佛佛法至漢明帝時入中國楷亦後漢人所聞所言較諸後世必爲確實爰著于此質諸達者

送舅氏汪愛廬先生之來安序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觀韓子之所以聘愛廬先生與先生之所以應韓子者豈不信哉韓子山東濰縣人往在京師與彭子允初相友善能以德孚其友者也已而彭子歸吳韓子出知滁之來安來安故有講院韓子求主講席者難其人訪于彭子彭子以先生應先生吾吳諸生蘊其德執謙不喜爲人師世之言師者弗及也彭子爲韓君擇師薦先生蓋信其德可以爲師也韓子介彭子具書幣延先生蓋以信彭子者信先生之德可以爲師也先生以韓君有嘉惠多士之實心重以彭子勸

駕勤勤黽勉就道蓋能自信于心可以無負于韓子無負于彭子也夫師道之不講久矣論文者有之知德者鮮矣先生非聖人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言不敢道其于文也蓋其德之華于外者也其教人也吾固知其不徒以文也于時從先生往者二人其一爲長洲歸立方其一爲昭文陳在仁蓋又慕先生之德相依而不去者也雋于先生之行不能無離別感惟幸吾道之不孤且以得人師爲來安人士慶吾知先生與韓子必能相與以有成也于是乎言

徐大臨說經筆記序

秦人燔書易以卜筮獨存漢魏而後言易諸家幾於充棟而或則雜出于識緯支離穿鑿君子無取焉宋熙甯間蜀人房審權集康成以下至王介甫易說百家取專明人事者編爲百卷曰周易義海紹興中江都李彥平復加刪訂益以程正叔蘇子瞻之說編義海撮要凡十卷識者稱其精審自功令專以朱子本義取士佔畢之家守兔園一冊有問以箋疏而茫然者矣吾吳徐大臨先生以名翰林歸老里居采漢晉以來至于近代言易之說成筆記八卷所收博而所擇精間附己意皆足發

明先聖奧義一切支離穿鑿之說不得雜乎其間其曰說經筆記者意當日將次第從事諸經惟此易經一記卒業焉爾夫聖人之道載于經守一家之說或失之偏必博觀衆說以折其衷而後可以窺聖人之微愔孟子言守約所以必先博學詳說者也先生名昂發字大臨晚自號畏壘山人長洲縣籍崑山縣人康熙庚辰科進士官編修嘗視學江右以興文教端士習爲己任歸田後鍵戶著書年七十一終於家有詩集四卷此筆記八卷尤爲心力所萃云

汪訥菴漱霞軒詩鈔序

新安縣潭汪與大阜潘世爲婚姻余少時卽耳訥菴名雖爲中表親以未識面爲恨歲癸巳訥菴來京師因得晤於陶然亭酒闌出所爲詩誦之由是心折往來無間焉繼訥菴官戶部員外郎遷工部郎中數年飄然賦遂初不復出縣潭故歛中山水勝處訥菴家世鼎盛又素有園亭池館清華明瑟可棲可遊日與二三同志觴詠其中四方賢士聞之無不仰羨以爲知足知止有古人恬退之風而訥菴之學日益富詩日益深造不可窺其津涯矣余嘗以爲天之於人有所豐必有所嗇予齒去

三才集卷一
角不可得兼人之精神亦必有所棄而乃可以專于所
取訥菴居京師旣以交於賢士大夫爲樂退而居于鄉
復以山水文字自娛於時俗所榮競奔走惟恐不及者
漠然絕無所撓于懷宜其詩之吐棄一切日進于古也
歟今余亦歸田而志日衰學日落頽然坐廢間有吟詠
祇以自寫其心之所欲言而止以視訥菴之精深古淡
卓然成家相去豈可道里計耶歲三月訥菴自歛寄所
著漱霞軒集見示因敘余與訥菴相知之素相慕之雅
題其後如此

張青在寒坪詩鈔序

歲乙未除夕謁夢堂先生於歸帆亭先生與論近日詩人於東南推錢籜石宗伯宗伯之詩不名一家大約以樸老之筆抒幽麗之思於古淡之中寓生峭之致得少陵香山山谷之神與韻與髓而遺其貌者也余既盡讀宗伯之詩近復見王比部丁辛老屋集今年春宗伯之子慈伯編修復寄示汪考功厚石齋詩既已嘆嘉禾詩人之多而今復得盡讀青在之寒坪詩鈔是何風雅之盛獨萃于嘉禾也青在居海鹽屢試南北闈不售歸而益肆于詩舉一切身世悲愉欣戚可感可愕磊落抑塞

之氣悉於韻語發之其習之也久其攻之也專殆昌黎
所謂終身樂之而不厭其於世味淡然無所撓於懷者
宜其方駕前賢而無愧色也歟往於友人齋頭見青在
所刻李雁湖注荆公集以不得識青在爲憾今青在逝
矣雖未得訂縞紵之雅而誦其詩如親警效焉令子端
峯將梓其集問世請序于余余非能詩者喜能徧讀禾
中詩人之詩因不辭固陋而爲之序

董掌衡詩序

余讀歐陽子至江鄰幾文集序曰善人君子難得易失未嘗不掩卷太息不置也余自乙酉獲交吳淩董先生掌衡其交也以醫也久而習焉知先生非世所謂醫者也先生少工帖括爲名諸生困秋試遂棄舉子業肆力詩古文詞以餘力襲其世業隱于醫顧江以南無不稔先生爲今日和緩也先生爲人敦厚靜默與人交恂恂與與似不能語居常乞刀圭者塞戶限先生應之無倦容暇卽手一編自三唐兩宋大家名家無不口誦手披丹黃甲乙落筆謹慎不苟所讀書如手未觸偶然寄興

見諸吟詠其于世所貪一無所嗜望江龍鶴柴先生按
察吳中贈句有曰清虛地占羣仙籍淳樸還留太古風
嗚呼以視世之爭權競智如恐不及者何如耶其所謂
善人君子者非邪今春三月余奉母安人諱歸里先生
信之見其意態容與言論冲澹不異曩時心欽其深于
養以爲是必靜而壽者乃不一月而先生病病數日遂
不起矣俛仰身世奄若浮雲死生聚散之間不大可慨
也夫先生爲詩不自收拾令子霞江雲漢學泗景濂等
掇其賸稿爲一卷皆淵雅可喜讀之可以想見其爲人

墨準初刻序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文治之隆前代未有

皇上加意作人清真雅正

巽命屢申今春禮闈榜發重頒

諭旨訓誨諄切揭晉陸機詞達理舉無取冗長唐韓愈
陳言務去二語以爲文章正鵠并

命鄉會兩試及學臣取士咸以七百字爲率違者不錄

聖訓煌煌萬世制義之極軌也

奕雋

讀禮掩關課誦偶

暇因取近科以來鄉會試卷悉心決擇掇其清醇雅健
精鍊邁古原本六藝模範先民不乖功令可爲準式者

釐爲一編其篇幅不中度者概從割愛操觚之家取而
覽之其亦可知清真雅正之中確有命中之技而繩趨
矩步未嘗不可抒寫才情則庶乎能自樹立不苟因循
以仰副

聖天子崇雅黜浮之至意也夫

墨準二刻序

歲癸卯鄉試闈墨出披而讀之彬彬乎郁郁乎或喬皇
典麗佩玉鳴鸞或寬博從容輕裘緩帶或如高山深林
龍跳虎臥或如幽澗峭壁滴翠噴珠或蒼如古松或妍
如春卉或鏗錡如金石間作或淡靄如水雲相依細而
審之奇矣不詭乎正豐矣不失諸肥清矣不病其癯麗
矣不傷于淫若是者何也惟

聖天子金聲玉振懸彝訓爲軌範司衡諸臣奉

聖訓爲玉尺故承學之士莫不爭自磨厲模範先哲抒
其心聲文風所以日上文運所以愈隆也讀旣竣掇其

最精者爲家塾課本夫北山黃公善醫者也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者也先人事而後說卦今之善時文者其亦知所先後乎制義之道固不廢揣摩而求其原本則先後之間必有輕重矣余向有墨準刻本坊人見是選請重付梓因復加採輯付之而弁其首

墨準三刻序

國朝制義取士卽古言揚之典言者心之聲文詞之於言其精焉者也易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之者志也是故其志絜者其言清其志純者其言真其志一者其言正其志和者其言雅非可以襲而取也

皇上釐正文體

訓諭屢申萬邦黎獻罔不鼓舞激濯和其聲以鳴

太和之盛一切支離浮誕詭譎龐雜之習廓然無餘卷阿之詩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其入章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

子命媚于庶人言士有馮翼孝德之行而後其矢音也如鳳凰之鳴雖雖然喈喈然上以孚君心而下能宣上德於民也今三年大比登賢書者進則爲

彤廷侍從之臣退亦需次有牧民之責所謂先資拜獻者宜何如砥礪以仰酬

聖天子菁莪育才之化副持衡者爲

國求士之盛意乎而詎能以無本之學僞爲有物之言以邀倖弋獲於一時乎然則制義之學徒從事于其言求其言之當不可得也不從事于其言求其言之所以當而亦不可得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語曰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因其言而求其所以言則修詞立其
誠而後言以足其志是制義之原也夫卽命中之鵠也
夫

墨準四刻序

歲庚戌

聖天子御極五十五年

八旬萬壽率土歡騰覃敷

恩詔特開鄉會恩科海內懷材之彥莫不爭自磨厲抱
觀光之忱占連茹之吉恭惟我

國家

聖

聖相繼仁漸義摩

皇上化成久道壽考作人春秋兩試慎簡羣僚諄諄以

崇尚經術釐剔流弊爲先此

奕雋

向日跪奉

恩綸服膺弗敢失者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如泥之在鈞視甄者之所爲如金之在鎔視治者之所範惟

皇上陶鑄羣倫文化之隆巍乎煥乎超越往古故士之蹈德而詠仁者草偃雲蒸蔚然炳然愈進而愈上也

奕

雋昔因塾課有墨準之刻茲坊人復以爲請因就所見擇其萃者釐爲一編雖瑰奇之篇不必盡備于集而風會所尙畧可以覩其大凡爰識數言用效頌揚之義并爲士林慶遭際云

嚴道甫詩序

余壬午舉于鄉江甯嚴道甫亦于是歲應召試賜

舉人授中書與余爲同年友因得讀其詩知道甫之于詩深也歲丙戌試禮部同號舍縱談至夜分道甫曰詩莫盛于三唐盛唐尙矣若滄州嘉州摩詰東川詩之能品也杜少陵則神品也至矣乎至矣乎然而得其門戶專意求之無慮不自成家顧吾輩所謂立言不朽者不第在此耳時又竊意道甫之未肯專工于詩也後余成進士授中書於道甫爲同官後輩見道甫之勤于職寘入申出日以爲常時委審巨案襍被宿禁中或經旬不

返舍又竊意道甫之無暇于爲詩也今道甫逝矣令子
子進來自江甯出其全集讀之而後知道甫之詩卓然
必傳于後無疑焉今之言詩者夥矣或好摹古之作若
土偶生氣不存焉或取齒牙之利類俳優古法盡淪焉
或標新領異失之巧或怒目張拳失之霸如是乎其言
詩果有當于古人之詩否也今觀道甫之作氣恬而法
密神清而韻和其才大不矜才其氣盛不使氣讀其詩
如見其人殆一代之正聲乎道甫在軍機受知于諸城
劉文正公最深文正公歿因疾遂不復出以遊覽著述
自娛然則道甫之難進易退合于古君子之道所以見

重于端人者更自有在第以詩言固未爲深于知道者歟道甫著述甚富子進才瞻學博能世其業行將次第刊其遺集問世道甫蓋不朽矣

梁野石稗記序

往余讀真定梁蕉林先生詩與詞思一睹其全而未獲
爲憾也繼晤先生曾孫韻亭明府索得全帙縱觀之於
以見先生政績之彪炳文詞之卓越情性之沖澹品誼
之醇雅快然於心而無憾焉繼明府又出其尊甫野石
先生所著稗記見示曰吾父承先人之業備官中外公
餘之暇手不釋卷今存所著若干卷惟吾子檢校之有
可以信今而垂後者播諸藝林以傳之冀不負前人之
志焉余受而讀之大而天地名物細逮草木蟲魚旁及
往古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邪正仙佛經典方言雜說詩

賦書畫與夫生平閱歷可法可戒可喜可愕之事靡不羅列間附論斷用著勸懲識博而賅論創而確殆非近日說家可比其曰稗記者蓋先生之謙詞也先生之蘊于中發于事業者不可殫述此稗記一編特一時意興所寄然而所謂性情品誼政績文詞無不可以窺其厓畧蓋先生之善承家學以垂裕後昆者卽于是編見之不可作尋常稗官小說視也韻亭宰長洲邑中士大夫皆以爲惟世澤之長足以紹名賢之業然則韻亭之所以仰繼前修者亦于是編覘之矣刻旣成因不辭固陋而爲之序

徐西灣同年詩集序

虞廷之言詩也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孔門之言詩也曰溫柔敦厚然則詩之正軌其可識已吳興故多詩人而徐氏尤多達者昔

聖祖仁皇帝南巡翰林侍讀徐方虎先生在籍以所輯全唐詩錄進呈

仁皇帝嘉獎親加鑒定

御製序文賜帑刊刻並遷秩禮部侍郎以爲天下學者勸詞臣之榮古今稀有今天下揚風扞雅之士久已家置一編口沫手胝奉爲圭臬而宗伯之後五代皆以翰

林起家風流文采照耀無旣其於詩也又莫不人有一
集矣同年衡士編修爲侍郎曾孫少承家學長入詞垣
所著有天藻閣集君旣沒令子養源等重加修葺將付
梓人先以視余余受而讀之自爲諸生逮入 承明贈
答之篇 奏進之什言情述德之作罔不具在皆根柢
經術抒寫性靈原本風騷出入唐宋渾渾乎溫柔敦厚
之遺克諧和聲之正則也憶余初識君在乾隆己卯歲
後壬午同舉於鄉己丑同捷禮闈同官京師相識最久
則知君者固莫余若也君旣以上第授職編修入直
尙書房駸駸嚮用凡 國家大慶典大恩賚君以詩效

賡歌之盛雍容揄揚傳誦人口同輩咸斂手推服以爲
卷阿常武再見於今當與方虎先生後先濟美而君竟
以終養告歸歸而病病不復起此同輩之所爲惋惜者
也然君雖不得大展其所蘊於時其所著述自足以傳
於後今子若孫又皆能以才學自振先後登賢書舉拔
萃蒸蒸日起則所以繼君之志紹休前人者固拭目可
俟也

三松堂集卷二

吳縣潘奕雋榕皋

錢湘舲閣學詩序

吾誦詩至卷阿烝民崧高而知昔人所云詩必窮而後
工者蓋有激之詞非篤論也彼考槃之碩人簡兮之賢
者伐檀之君子其窮者已迺若召康公尹吉甫遭時遇
主後之達者無以尙焉何其旨之遠而詞之工也顧當
日如申伯仲山甫張仲諸賢未聞酬答之什卽卷阿之
上從遊者奚獨康公一人豈有作而不傳歟抑山甫詩
人優于補袞絀於賡颺歟豈歡娛之辭果爲難工歟有

唐一代詩人或謂達者惟高常侍而燕許諸公實推鉅手然則詩之工不工實視乎才之長短而不繫遇之豐嗇也明矣吾吳錢湘舫閣學爲宮聲先生後人少受業於同里陸澹明先生與余爲同門友春秋兩試皆以第一人受知有司至廷對名列第四

高宗純皇帝親拔第一授職脩撰科名之盛與宋王沂公明商文毅公埒

御製詩章以賜有王曾如可繼違弼我心存之句知遇之隆固不特近日儒生未有倫比方諸古人蓋亦僅見繼出入 承明進秩閣學視學滇中遭疾終官舍令子

喬雲等掇其遺藁編爲若干卷屬序於余余觀閣學之詩自應制應教以及遊覽贈答諸作皆矩矱前型自抒機軸不矜才不使氣有合乎詩人穆如清風之旨其殆達而能工者耶余先閣學通籍十二年迨閣學官京師余以憂里居至甲辰歲余重至京師戊申復以病乞歸計與閣學相聚于朝不過五年耳然少同開長同學稔閣學之性情與出處始末者固莫余若也閣學氣沖和而度淵雅今卽其詩可以想見其人後之人當必有珍爲吉光片羽者而余進不能有所建樹于世退又不能自立於作者之林戢影田間老而且憊讀閣學之詩回

憶舊遊恍如昨夢所爲振觸欷歔不能自己也

水雲笛譜自序

唐人歌詩宋人歌詞沿及金元曲行而詞譜亡矣劉曷
所編燕樂新書不可復見所可見者白石自度新腔與
朱子全書所載宋樂工度曲譜耳非仙現重來未能洞
曉於是文人學士專事藻彩鮮有復播之絃管者夫依
永和聲著於虞代四上競氣見於大招孟子言今樂猶
古樂雖風會所趨日與古遠脣齒喉舌固無異也閒居
弄筆偶譜新吟水軒雲舫試以笛度之頗沖和簡淡異
乎時曲不知而作難免落韻之譏亦聊以自遣岑寂云
爾因索觀者多檢付梓人用貽同好倘有明于二十八

調如堯章叔夏者糾其繆訛示以矩度是所深望焉

青浦圓津庵僧靜遠詩草序

往時余與青浦王述庵先生論詩爲誦海會庵僧杲堂之句先生賞之因爲余誦其鄉圓津院住持慧照之作以爲兩僧者皆可爲吾徒方外友也旣慧照訪余三松堂談論頗洽余亦嘗過其廬宿漕溪草堂登清華閣愛其地之清曠又喜慧照之沖淡閒遠工畫能詩翛然塵埃之外也數年來慧照與余倡酬之什甚夥茲復出其全稿屬爲之序余觀其古今諸體皆自出杼軸不乖古法而余尤賞其佳句如婁東道中之千林新雨霽兩岸暮潮平曉發之遠山殘月落雜樹晚煙橫遊理安寺之

疏竹迎雲留半壑瘦筇帶雨入三摩秋日泛柳之古寺
鐘聲迴曲岸遙村樹影漾明流諸語皆詩中有畫妙得
唐賢三昧其他名言雋旨不可枚舉近日方外詩人惟
杲堂爲堪伯仲耳昔唐皎然居杼山能詩維時于頔爲
刺史彙而序之貞元中集賢院取其集藏之秘閣余固
陋不足以序慧照之詩而慧照之作則固無媿皎然者
因其請題數語簡首庶他日采風者之取擇焉

弟畏堂聽雨樓詩稿序

弟畏堂卒閱百六十日猶子世榮刊所遺聽雨樓詩成請序於余余讀之不覺涕泗之橫臆也余年二十始學爲韻語每有吟咏畏堂必和之同就正于舅氏汪愛廬先生先生頗爲許可然皆困于舉子業不克竟所學余不耐苦思有作輒拉雜登錄不復整治以精神所寄雖弗能工不忍棄也畏堂頗自矜慎不苟作少時愛中唐人詩中歲則李杜韓蘇靡不諷誦而尤喜讀淵明遺山兩家其所自作出入唐宋淵雅醇摯無媿古人晚歲惟諷經傳日有課月有程其于韻語不甚留意近年始自

哀集成冊是八卷其手定本也昔東坡與子由在懷遠
驛讀韋詩至對牀風雨之句惻然感之相期早退爲閒
居之樂後皆以事遷謫東坡思卜居陽羨亦未遂其志
卒于毘陵其葬也子由寓潁川病不能赴遣子遠奠祭
自爲文哭之悽惻不可卒讀所云閒居聚首之樂者終
不可得余兄弟三人身際太平年皆七十余與畏堂先
後歸田卜居城北雲浦亦復移居城東隔數日輒相見
有談讌之樂無契闊之嗟居常自幸謂蘇家兄弟所不
能得者吾兄弟得之豈非天賜今畏堂舍我兩人逝矣
卷中所存大半與余相酬相憶之什流覽數四當時情

事恍在目前以貽後人生平出處心跡亦可概見東坡
別子由有句云豈獨爲吾弟要是賢友生嗚呼吾又何
能已于悲乎

王敬輿觀察詩序

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

高宗純皇帝巡幸江浙歸安王君敬輿鑾以諸生應
召試賜舉人授中書是秋余舉於鄉而富陽董文敏公
亦以是歲舉順天鄉試明年癸未應試禮部文敏公父
文恪公爲禮部尙書集江浙兩省同年生讌於邸第而
余始與君相識越歲己丑余捷南宮授中書又與君同
官內閣同署侍讀風晨雨夕出入必偕於同寮中又最
相契也繼君升侍讀京察記名出爲雲南迤南道以事
去官尋起復爲河南河陝汝道又以事罣誤歸歸而不

復出今年春君少子同甫過余三松堂出君遺詩請爲之序將付剞劂蓋去君之歿已十有五年矣余讀之恍若一堂對晤數十年升沉之感離合之思有不能已於言者君長身鶴立不苟言笑外簡默而內寬平與人交不屑作翕翕熱以是多忤於時其所爲詩原本性靈佐以卷軸出入昌黎香山劍南間一切襲積詭異膚熟之習埽而空之爲同輩所推服同年徐君步雲所謂華而不靡質而不俚雖卷帙無多皆卓然可傳者非虛譽也夫詩以言志讀君之詩見君之志矣同甫年方壯盛久宰繁劇著循聲今卓薦入都行見大展所蘊上報

天子下芘生民紹先人未竟之志以爲同譜光余雖老
尙拭目俟之

吳江徐氏詩集序

余與吳江徐榆村司馬交二十餘年矣初康熙中徐虹亭先生以博學鴻詞 召試授翰林不數年告歸養志林泉以文章著述爲學者所宗是爲榆村之祖虹亭先生歿子洄溪先生抱倜儻不羈之才隱居不仕以岐黃濟人戶外屨常滿先生雅不欲以此擅名而名益著乾隆中嘗以醫

召至京時余官京師聞其名未識其面也是爲榆村之父嘉慶丙辰余自京歸榆村亦攜其子孝廉垣將由水驛南下遂與同舟水程紆緩晨夕聚首得稔其性情學

術讀其所爲詩抵家後來往無間榆村世其家學精於
醫復工於詩著曲池花影詩鈔頗多遊戲之作然亦多
見道之言異於側豔體也有別業在七子山畫眉峯下
爲洄溪先生習靜處蒼而招僧居之余築生壙于石湖
南下澳之張家橋去畫眉泉里許春秋佳日入山嘗過
訪之榆村僧服出迓相視而笑清談淪茗娓娓不能去
榆村逝後余入山中未嘗不慨想昔遊不能去懷也嘉
慶庚辰六月榆村之孫芝楣文學彙其一家之作上自
洄溪下逮伯叔昆季附以已作都爲一編索序于余余
讀之數日始竟皆冲和淡逸諷之令人曠然夷然擺脫

塵鞅意思開豁蓋其家風如此因不辭衰耄而爲之序
并以志吾兩人相與於無與之懷同超然於世網之外
也

汪蓮亭水部詩稿序

余少學韻語性喜流覽不能專攻也然愛與當世能詩者遊汪蓮亭水部於余爲中表兄弟亦喜吟詠間有作輒相示與余論詩意頗合然蓮亭雅不欲以詩名蓮亭旣逝令子翼銘緝遺藁索序於余夫詩學至今而極盛然風會所趨往往醇駁互見蓮亭旣不欲以詩名故生平所作存者什不二三皆沖和婉約如其爲人與時下攬拾雕繪以自誇耀者迥異其官水部也不二年寫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圖以見志歸田以後偕二三知己流連文酒間而與丹徒王夢樓雲間許穆堂尤

相契兩君皆近日之能詩而不乖於正者也余嘗與蓮
亭泛舟西溪登可中亭酌第三泉歸坐水窗賓朋雜遝
偶論史記及報任少卿書蓮亭爲余誦之終篇不脫一
字又嘗背誦少陵北征諸將詠懷古蹟秋興等篇余心
折其學之精熟爲不可及也其所爲詩不矜才不炫博
稱心而言動中節度觀於此可以徵其趨向之醇性情
之曠質諸古人其庶乎無愧於穆如清風之旨也歟

錢槃溪詩序

金匱錢君梅溪爲余言其族弟槃溪之爲人而心異之
去年秋梅溪來郡寓槃溪園中余過訪梅溪獲與槃溪
晤延余登妙嚴臺坐適意軒見夫林木蓊蔚泉石映帶
圖書鼎彝左右環列古香古色黝然淵然旣出示所作
古今體詩瀏覽諷誦因益歎其性情之超曠才氣之橫
溢爲不可及也夫詩以道性情譬諸于木性情者其根
莖也學殖者其土膏之灌溉培壅也境遇之觸發則風
日雨露雷電之暄潤吹噓鼓盪也竹垞朱氏之言詩曰
詩也者非夫人而能之者也或失則愚或失則僻雖爲

之弗工也有溺志者矣有姦聲感人者矣有狄成滌濫者矣雖工弗傳也語其難有終身爲之而不合者語其易或爲之而輒工焉此性情之說也槃溪豁達奇邁善騎射耽吟詠其性情既超越流輩矣而又虛懷勤學少歲請纓壯年遊覽徧歷燕趙楚粵與當世賢士大夫遊江山之助麗澤之資兼而有之宜其見諸吟詠騰踔凌厲風發泉涌乃爾哉槃溪自言初不爲詩見小倉山房集而愛之而學之蓋其性情與簡齋有水乳之投故其所作超脫俊妙處有置之小倉山房集中不能復辨者宜簡齋之心賞之也昔唐高達夫喜言霸王畧務功名

尚氣節年過五十始留意篇什每吟一詩爲時稱誦其
參哥舒翰軍也少陵送之有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之
句至今諷之想見其倜儻不羈之概今槃溪年正壯聞
近有出山志則夫藉麗澤之資江山之助以發抒其磊
落自喜之才蕭閒自適之趣境與情相引而學與年俱
深必有日新富有上躡前賢者余更樂得而觀其備也

范芳谷江行記程詩序

昔錢唐余丈紹文貽余桑苧甫水部五嶽集維時年少
氣盛讀而慕之繼識丹徒萬君少滄蓋詩人而隱於賈
者也往來荆襄間數爲言江行之樂余聞而又慕之長
隨計吏兩遊泰山壯歲服官委遲周道 鉤陳豹尾候
館驛亭馬脊船唇蠻煙塞月亦幾幾疲于津梁矣歸田
以來竊思山行之勞不若水程之逸擬製一小舟北出
京口上泝武昌青箬綠蓑從元真子遊忽忽二十餘年
此願未果今茲六月溽暑掩關范子芳谷枉過荒齋出
示所著江行記程及詩一卷讀之未竟恍如身入扁舟

乘風挂席兩岸青山蒼翠撲人眉宇又如月滿潯陽荻
花楓葉瑟瑟生秋水上琵琶撩人幽思蓋余數十年來
夢想所不能得者今一旦於几席間遇之固不待四壁
畫圖可當臥遊也芳谷洵移我情哉至文筆之妙如讀
柳子厚永州小紀詩則出入眉山放翁間殆昔人所謂
得江山之助者芳谷自六十後倦遊不復出然矍鑠不
減少壯時倘乘興鼓舵余雖憊尙思載酒攜琴同上金
焦也

繡墨軒詩序

吾讀國風至載馳而嘆古女子之工詩彼謂詩非婦人
之事者非篤論也秦嘉之配徐淑吉中孚之室張夫人
元微之之妻裴柔之楊炯之姪女容華以至七歲女子
送兄之作有白首老儒學之不能至者矣我

朝重熙累洽文治之隆達乎閨闈近日藝林傳播如武
林方芷齋之在璞草堂稿歸安周皖涓之梅笑集晉甯
李蘭貞之繁香詩草並原本典籍自寫性情一洗脂粉
習氣安得以女子而少之哉吾蘇董君琴南有妹曰綺
琴工于詩未聞于世也年十七而逝琴南搜其篋得詩

若干首示余余讀之其志和其音雅使永其年進而日上雖左芬鮑妹應無以過而乃曇花一現遺冊僅存豈不大可悼耶昔亡友汪水部初庵有擷芳集之選始于國初以至近日閨中之作得八十卷付諸梓續爲搜采欲薈成百卷而未竣余嘗惜之今綺琴之卷帙雖不富倘有續擷芳之刻編輯閨中韻語者當必以繡墨軒詩爲首選也已

吳中女子詩鈔序

吾讀詩而知詩固女子之所事也周南十一篇女子之詩居其八召南十四篇女子之詩居其十二下至泉水之衛女栢舟之共姜載馳之許穆夫人其詩皆見采孔門列于雅頌蓋詩者志也有婉婉聽從之德則必有溫柔敦厚之旨故太史陳之以觀風聖人登之以垂訓也後世不善讀詩泥於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之說以爲筆墨非女子之事于是女教廢而女子之能詩者少其能而合乎風人之義者又加少焉此漢班昭作女誡謂禮八歲教之書十五至于學今世但教男而不教女以

爲蔽于彼此之數者也

聖天子大化覃敷文思廣被始于朝廷達乎海宇浹乎里閭能詩之彥往往出于閨闈之間文田任君兆麟居震澤之濱稽古而能文淑配張滋蘭好學而善詠旣刻其唱和之什爲一編一時聞風應和者張紫繁陸素窗李婉兮席蘭枝朱德音江碧岑沈蕙孫尤素蘭沈佩之皆出其詩以相質于是文田彙而刻之題曰吳中女士詩鈔颯颯乎六義之遺彬彬乎可與道古矣夫有德必有言言于女之四德一耳而冠于容功之先然則女士之詩卽女士之言其卽可以覘女士之德歟詩曰其僕

維何釐爾女士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天生女之有士
行者使爲之配也吾爲文田賦之詩曰琴瑟在御莫不
靜好謂夫婦之際以德相說如琴瑟之和有靜志而無
淫聲也吾爲滋蘭賦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
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釋者曰以可否相增減曰和謂鳥以聲相求人以志
相求宜正直切磋相與和以濟於成也吾爲諸女士賦
之

顧曉瀾經驗方序

治世在良法治病求良方此良醫之功所以侔於良相也軒岐靈樞素問兩大經所以辨論陰陽五行藏府脈色與夫病之標本輕重無不悉備漢淳于意爲國工詔問其生平爲醫經驗諸證及所受良方意條列以上古聖賢仁壽生民之心後先合轍惜乎究心者之鮮也語曰學醫人費所爲歎也如皋顧曉瀾廣文爲北野侍御令子學博而品純深究乎天人性命之故傍及諸子百家罔不探其本而晰其微溫溫無所試年四十以明經秉鐸晚而息轍乎吳趨雅不欲以醫名而戶外乞刀圭

者踵相接也其於病也殆秦越人之洞見垣一方也生平經驗諸方門弟子筆而錄之凡病之本與其變用藥之次第製方之精微及與門弟子之辨論具著於篇余嘗讀史至華元化傳惜其一卷書之不傳以爲後之人病可起而不得受其賜者不知凡幾於曉瀾是刻歎其嘉惠來學無旣極也雖然方之經驗可憑病之百出無定書之所及有限心之所逮無窮吾願曉瀾屢刻不一刻以廣惠醫林且望讀是編者心知其意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將所謂小試則小效大試則大效無所不試則無所不效者其有功于世豈有涯哉

與吳竹橋書

接書欣惟二兄年丈興居之勝消暑詩偶然寄興用博
軒渠承過譽愧甚惠賜石刻謝謝說文蠡箋當日課兒
之作不過舉一以例其餘未能博引且此固悉數之不
能更僕也承示各條中間如騶虞權輿之說真得古人
天然音節爲不刊之論覺才老亭林尙有牽合未得古
人天然之妙也說文之學吾鄉惠紅豆與安徽江慎修
兩君最爲精深繼之者爲東原東原亦曾云說文非全
書惟紅豆弟子吾蘇江君艮庭篤信說文新附字一概
擯斥不用近日說文之學大盛令高徒鮑席兩君得指

示必更精核今再送到二部希轉贈如有紕繆望賜批
示感勑之至孰留二字漢書作留孰已查明改正至笑
字說文注從竹從夭徐鼎臣曰此字本闕李陽冰刊定
說文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又哭部哭從吅獄
省聲說文吅卽古喧字哭有聲故從吅此二字並非象
形皆非從犬至黠字說文從黑箴聲古咸切又箴字說
文從竹咸聲是古讀黠若箴讀箴若咸翻切起于後代
廣韻之職深切韻會之諸深切集韻之口減古斬與古
音有遠有近耳至史記蔽字乃因竹訛訛因咸訛咸說
文所無下筆無從不可爲據今當注下添曰坊本訛作

藏不識高明以爲然乎

書王文成高忠憲兩公手札後

右明王文成公高忠憲公手書各二幅爲吾友彭子尺木所裝今歸其從子守約暇日余過守約齋出以相示余觀二公之政績學問皆彪炳宇宙雖所遇不同其所表見有異而其經世之志救世之苦衷則未嘗有異所謂易地皆然者也顧二公何嘗思以區區翰墨勝人乃其隨意揮灑皆出入晉唐迥絕時俗有白雲從風舒卷自如之妙信乎前輩之不可及矣

題黃石齋先生書周忠介公墓碑後

自古極治之朝未嘗無小人也小人不能行其志耳自古極亂之世未嘗無君子也君子不能行其志耳當明之季天啟中君子道消之時周蓼洲先生不惜奮身碎首以與小人爭雖身亡而菴寺亦爲氣奪君子仰其風爲之悲其遇焉至石齋先生當崇禎時上之求治甚切下亦未嘗無其濟之人乃亦屢起屢躓困於羣小抑又何遇之窮歟逮入本朝成其致命遂志之忠表其殺身成仁之節千載而下猶將興起焉凜乎秋霜不足比其嚴也皎乎冰輪不足比其潔也挺乎孤松不足並其

貞巍乎泰華不足擬其峻也昔范文正公手書韓昌黎
伯夷頌士林珍之謂爲三絕今以周先生事跡黃先生
之文與書謂吾吳復有三絕也可顧黃先生豈屑以區
區翰墨見長哉卷尾有吾師芝庭先生手跋謂其神歸
玉局嘗降繭園所謂浩然之氣還乎太虛塞乎宇宙者
其理信非誣也

書吳太僕札徐巡按揭後

太阿倒柄委鬼當頭間左愚氓冥行抵網君子哀其昧
于保身未嘗不嘆其勇於取義焉同卿吳先生所爲藏
其元于逆閹肆噬之年表其墓於定案毀祠之日也一
鷺小夫倉卒告變微巡方一疏吳郡生靈靡有孑遺矣
相傳維時吾吳徐念揚先生在銀臺得徐疏上之俟報
可然後上毛疏後爲魏豎所覺銀臺仰藥死則巡方一
疏有造于吳郡非淺是揭雖副本其可寶重宜何如耶
右同卿索書墓碑致韓開雲先生札九行徐巡方揭帖
計二十九幅凡三百三十行向藏吾友韓君是升所今

合裝成冊以示奕雋奕雋讀而歎曰於戲明祚之不移
于天啟也亦倖矣易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
小人剝廬天啟之末陰之剝陽極矣若同卿巡方一二
正人其諸碩果不食而爲民所載者歟同卿吳名默吳
縣人萬厯壬辰進士巡方徐名吉四川內江縣人萬厯
丙辰進士開雲韓先生名治吳縣人萬厯丙午舉人官
浙江黃巖縣知縣札中所云郎君爲清諧先生清諧先
生名馨高尚不仕學者所稱貞文先生也是升貞文先
生曾孫也

書宋文恪公墓修大道疏手稿後

文恪公爲 本朝名臣宦蹟行誼詳載史冊而文章翰墨流傳者少得之者等於吉光片羽是募修大道疏手稿乃公官閣學時爲指明禪師作不足覘公大節而仁民愛物之思藹然流溢楮墨間亦足以窺公之用心公元孫嵩明州刺史鏤重加莊治什襲珍藏洵爲廣平之天球河圖矣公不以書名而書法出入季海思白間至一種寬博古渾溫潤秀勁之致後之擅名臨池者莫之能逮因以歎前輩之不可幾及也

中和道院碑記跋

始余年八九歲時卽聞長老談湯文正公撫吳時滅上方山淫祀事稍長取公文集誦之竊念生于吳不及公撫吳時親炙公之言論風采以自淑爲可憾也茲中和道院記爲公撰書付院住持薛金堅者敘院之始合而中分與其師弟相傳之緒中和命名之義甚詳按公生于明天啟七年丁卯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來撫吳茲公記撰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蓋公撫吳之三年公年已六十矣議論之溫醇筆墨之雅謹盛德之流露有不自知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曰萬物負陰而抱

陽沖氣以爲和知和曰常不知常妄作凶中和之旨大
之位育天地小之位育一身儒與道無異道也公以理
學名儒闡發道家宗旨守是院者能讀是記而體之庶
乎道之道其不泯于世焉院住持袁守中出是卷見示
言公撫吳時作記二一泰伯廟碑一是院記今泰伯廟
碑無可考而是記獨存蓋亦知所寶者矣

題藏經殘字冊

城東畫禪寺長老岳峰藏有唐經生書毗婆沙論第一
百五十五卷余嘗題其後今黃君蕘圃復獲是經裝潢
成冊與畫禪所藏相校似出一手雖係殘本其筆力之
渾厚堅緻迥非宋以後人所能墨香紙色皆可寶玩此
係蕘圃搜廢紙所得因歎翰墨流傳其不遇善知識湮
沒零落者正自不少耳

書尊聞居士集後

己丑春余計偕京師與弟思質邀瑞金羅臺山僦居水
月禪院居同寮出同輿食同案臥同舍身心內外事無
所不譚也暇則相與習射荒圃暮則篝燈談藝維時晨
夕過從者休甯戴東原宛平陳伯思餘姚邵二雲淮安
程魚門海甯祝敬輿落落數人而已余體素羸時倦而
臥臺山精悍之色奕奕眉宇人定後猶閉戶償文字通
一燈熒熒達旦不知瘁其年秋余南歸臺山止都門庚
寅秋余入都而臺山歸江西戊戌春重聚京師不數月
余奉母安人諱奔喪歸臺山唁之雪涕而別精神意氣

蓋非曩比矣己亥秋臺山自京南還至蘇而病止彭子允初齋余時時過之猶上下議論且曰君與余皆中年矣不急自奮尙悠忽將何待余憮然嗚呼其卽以是爲永訣贈言耶予嘗語臺山曰世人隨時起倒不克自立其果決自信者又往往狹小偏僻不足有爲君意思開展志氣堅定果而確肅而寬不愧曾子宏毅二字任重致遠非君其孰與歸臺山亦喜自負以爲然蓋吾儕之所以望臺山與臺山之所自待者誠不在一身一家之故矣顧曾不得少取效于世此同志之所爲痛惜者也方余同寓時臺山或終夕不寐未嘗不規以自愛而臺

山每箴予以自強然臺山竟不自寶嗇耗精勞神得疾以死顧臺山雖不獲享期頤躋通顯大展其所學而律已精密出言有章其於生死去來之際又已洞然而無疑蓋庶幾乎全而歸之者而余無寸進可質同志是則余之不知自強臺山所爲殷殷致勸者其又何時能釋此疚於厥心也耶

書白紫清真人墨蹟後

奕雋少歲讀紫清真人集而慕之嘗揭其述陳翠虛安
樂法詩於座隅歲庚戌春偕彭子尺木修禊樂圃獲觀
真人遺墨益神往弗能釋於中今復獲覩守約所藏是
卷更自幸道緣之非淺也仙凡路隔瞻覲無由展卷三
復如接丰儀至其波磔之超妙固非塵土中人所能仿
髣者矣

施真人像題詞

教闡苦縣學究先天玉清默禮金笈潛研顯神力於元
妙之傑閣寄仙蹤於穹窿之層巔鶴石爲友松泉作緣
微言歲遠尺幅神全仰雙林之遺像瞻正脈之長延至
其一心運化萬象迴旋有感斯應無祈不虔五雷攝於
掌握六道伏其精堅掃人間之鬼怪躡天上之星躔律
令不忒香火是綿佑民祝國創剎開筵法宏願廣子
繼孫賢是固非長房法善之所企及而豈僧繇道子之
能墨寫而豪宣

爲葉鳳梧住持題崇真宮祖德卷後

史稱老子之學以虛無爲宗爲關尹著五千言度流沙
去不知所終則其視人間一切皆如敝屣所謂子孫吾
委蛻者豈所計哉自道教陵遲汨沒於衣食聲利之途
有能守清規以承先啟後爲事者雖於知白守黑之旨
歸根復命之妙槩乎未聞君子許之以爲加人一等焉
鄭知微之學吾未知於老子元同之旨何如而其栖心
塵外篤志焚脩實爲元元正宗自是而後代興代廢葉
鳳梧法師念締造創建之勞懼後世因循之失重加脩
輯是亦儒者數典不忘其祖之意也至於探元牝之奧

妙窮虛極之祕傳則又在好學深思能自樹立者矣余
歸田以來喜從黃冠者遊冀有蟬蛻塵氛遊神淡漠如
陳泥丸白紫清其人者而卒不可遇暇與郭匏雅范芝
巖韓旭亭遊崇真宮晤葉鳳梧見其氣沖和而神靜定
心頗異之繼鳳梧出是卷索題因書於後夫道緣日深
則世緣日遠鳳梧固學道者也其以余言爲然乎否耶